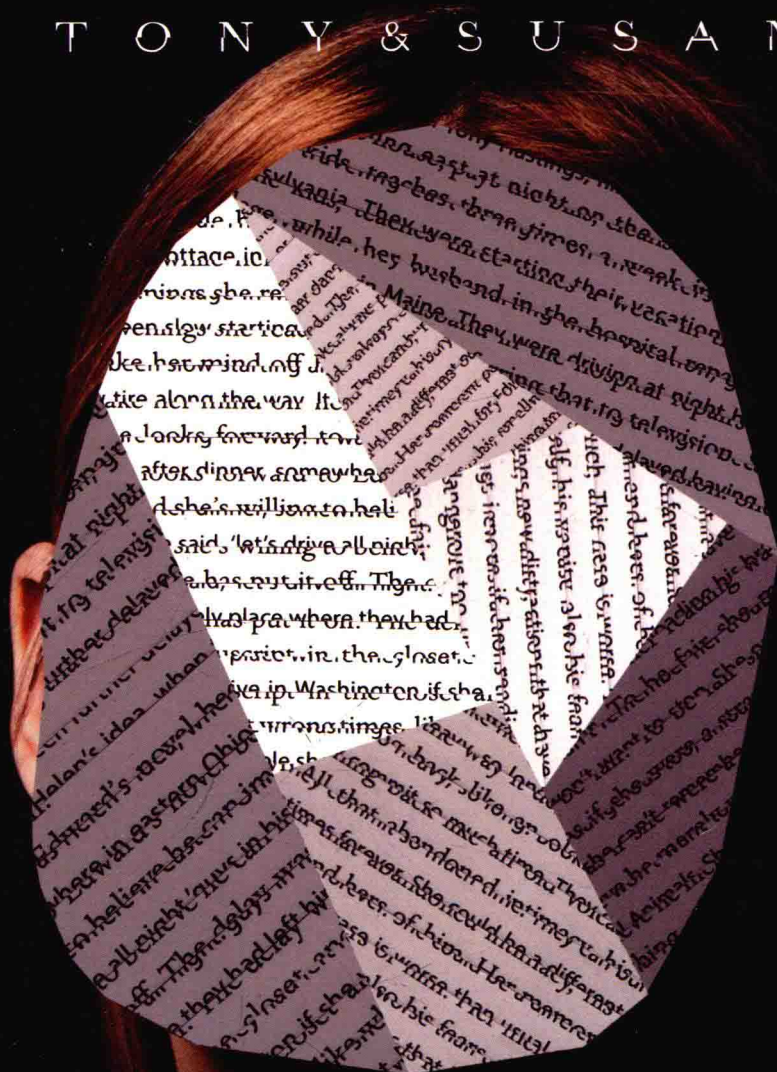


夜行动物

T O N Y & S U S A N



[美] 奥斯坦·怀特 / 著

史梦阳 宋春艳 / 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夜行动物

TONY & SUSAN



[美] 奥斯丁·怀特 / 著

史梦阳 宋春艳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行动物/(美) 奥斯丁·怀特著;史梦阳,宋春

艳译.--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17.7

书名原文: Tony and Susan

ISBN 978-7-5086-7376-9

I. ①夜… II. ①奥…②史… ③宋… III. ①长篇小

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7025 号

TONY AND SUSAN by AUSTIN WRIGHT

Copyright © 1993 BY AUSTIN WRIGHT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tlantic Books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夜行动物

著 者: [美] 奥斯丁·怀特

译 者: 史梦阳 宋春艳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 12.75 字 数: 189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7-1970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7376-9

定 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录

阅读前	001
第一夜	007
第一段插曲	121
第二夜	147
第二段插曲	241
第三夜	271
阅读后	391

阅读前

故事要从去年9月苏珊·莫罗收到她第一任丈夫爱德华的一封信开始说起。他写了一本书，是本小说，问她是否愿意读一下。苏珊非常惊讶，因为除了由爱德华现任妻子署名的圣诞贺卡之外，她已经20年不曾听闻他的音讯了。

于是，她开始在记忆中搜寻他的踪迹。她记得，他一直热衷于写作，小说、诗歌、随笔，一切文学形式都有所涉足，她记得很清楚。这也是他们之间分歧的主要成因。她还以为，在他进入保险业之后，就放弃了写作。很显然，他并没有。

在他们不切实际的婚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她是否应该阅读他的作品。他只是个文坛新手，而她则是个比自己想象中更加严厉的评价者。这是他们婚姻中的敏感区域，是她的尴尬，也是他的怨恨。他在来信中说，老天！这本书真的不错。关于他对人生有了多少领悟，他的写作技巧有了多少长进——他想把这些展现给她，让她读一读自己的作品，给一个评判。他说，她是他见过的最

好的评论者。除却优点不谈，他还是担心这本书少了点儿什么。也许她能看出来，并且告诉他。他说，别着急，看书时脑子里冒出什么想法就写下来。信的末尾，他写道：“你的老朋友爱德华，往事仍历历在目。”

这个签名令她不快，它激起了太多往事，威胁到了她好不容易才与过去达成的和解。她不喜欢回忆，也不想回到过去那种让她不舒服的思想状态当中。但她还是请他把书寄过来。她为自己的怀疑和抗拒感到羞愧。为什么他请她帮忙，而不是那些他周围的熟人？他强加给她的这项“任务”，显得好像她常常突然“冒出什么想法”，而不是深思熟虑。但她无法拒绝他的请求，不然他会认为她仍活在过去。一周之后，书就寄到了。她的女儿多萝西把包裹拿进厨房，那时他们正要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——她和多萝西、亨利，还有罗西。书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她拿出书稿，看到标题页上写着：

夜行动物

爱德华·谢菲尔德 著

排印优美，纸张整洁。她不明白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。她喜欢爱德华的姿态，友善而殷勤。一种暗中涌动的感觉令她十分不安，因此，晚上，在她现任丈夫阿诺德回到家后，她大胆地宣布：“我今天收到了爱德华的信。”

“爱德华？谁啊？”

“得了，阿诺德。”

“哦，爱德华。好吧，那个老混蛋还想为自己辩解些什么？”

那是3个月之前的事了。一种担忧在苏珊心里反复逡巡，难以平息。当她不再担忧，她又开始害怕自己忘记担忧的原因。即使她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担心，比如，阿诺德是否了解她的心意，或者，就算他已经表明了今早说过的话是什么用意，她却还是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些信息——一些更为重要的信息。惦记心事的同时，她还要打理家事、支付账单、整理房间、烹饪菜肴、照顾孩子，并且一周在社区大学教三次书。晚上，她会读书，而不是看电视。她阅读，以便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来。

她很爱读爱德华的小说，因为她喜欢读书，而且也愿意相信，他有能力进步。但是3个月来，她一直将其搁置一旁。并非故意如此，她把书稿放进柜橱后就忘记了它的存在，只在不恰当的时间才将它记起，比如在食品店购物的时候、开车送多萝西去上骑术课的途中，或者批改新生测验试卷的时候。一旦闲下来，她就忘了。

赶上没有忘记书稿的时候，她会清理思绪，试图静下心来开始阅读。然而，过去的记忆如同火山复活般隆隆作响、震颤不止。他们之间被遗忘的亲密，他们对彼此陈旧的认知。他的孤芳自赏、他的虚荣、他的恐惧——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恐惧，这些她都必须无视——如果她还想公平地看待这部小说。她想要变得公平，而要做到公平，就必须抛弃过去的记忆，就好像自己是个陌生人。

她不相信他仅仅想让她读他的书。这肯定关乎缘由，是他们已成往事的爱情的一个新转机。她在想爱德华所说的“少了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他在信中说 he 并不知道，但是她怀疑，这其中会不会隐藏着秘密的信息：苏珊和爱德华，不为人知的恋曲？他是不是在说，读它，当你寻觅缺失的东西时，你会看到自己？或者，更可能的是恨，尽管他们多年前就已不再相互怨恨。如果他们是他们中的“恶人”，那么“少了”的东西就是毒药，如同白雪公主的毒苹果。真是这样的话，她就知道爱德华的信到底有多讽刺了。

尽管做着准备，她还是不断遗忘这本书，没有去读。一段时间后，她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。这让她既不服气又有些愧疚，直到圣诞节前几天，她收到了斯蒂芬妮的一张贺卡，里面附着爱德华的一张便条。他 12 月 30 号就要到芝加哥来了，便条上写着，他住在万豪酒店，只待一天，希望届时可以见她一面。她心中一惊，因为他肯定会谈到那本书，而她还没有看。随后她又松了口气，因为还有时间。圣诞节后，她丈夫阿诺德会去参加一次心脏外科医生的会议，为期三天。她可以用那段时间读这本书。到时候，她会将心思都放在这本书上，把注意力从阿诺德的行程上移开，无需抱有任何负罪感。

她有些期待，爱德华现在是什么样子？她记得，他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，如小鸟一般轻盈敏捷，目光总是顺着自己向下勾起的鼻尖低垂着。他身形瘦削得不可思议，双臂结实，手肘骨突出，生殖器官相对体型来说格外巨大。他的声音很轻，言语简短，那不耐烦的神情，

仿佛他所说的事情都简单到不必赘述。

他会变得庄重还是浮夸？也许他长胖了，头发也花白了吧？除非他已经秃顶。她不知他会如何看待自己。她希望他能够注意到自己变得多么宽容、随和与慷慨，比起过去，懂得的道理也变多了。她担心，他对她的印象仍然停留在她 24 岁的时候，而无法接受 49 岁的她。她换了眼镜，而和爱德华在一起时，她根本不戴眼镜。她现在更加丰满了，胸部变大了，双颊红润饱满，不再像当年那样苍白消瘦。和爱德华在一起的日子里，她有一头丝绸般的长直发，而如今，她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，发丝都开始花白了。现在的她健康充实，阿诺德说她看上去像个斯基的纳维亚的滑雪运动员。

现在，她真的准备读爱德华的书了。她很好奇这是本怎样的小说，就好像要去一个未知的国家旅行一样。最坏的情况是，如果这本书写得毫无技巧可言，她将会无愧于过去，却为如今的情景感到尴尬。就算这本书写得并不拙劣，也存在一定的风险：她将在一个不再熟悉的精神世界中进行一次零距离的探索，不得不去思量比她自身更有意义的符号，身不由己地与陌生人困在一起，被迫投身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当中。她必须紧随爱德华的脚步，而她曾拼命挣扎，想要逃离他的控制。

她也很有可能会出现负面情绪：她会觉得小说无聊，会觉得受到冒犯，会陷入伤感无法自拔，抑或是沉湎于绝望与忧愁之中。49 岁的爱德华会对什么感兴趣？她只能确定这本小说不会是什么样子。除非爱德华彻底改变，否则他的小说不会是侦探、棒球或者西部

题材。这也不会是一个关于流血与复仇的故事。

还剩下什么题材？她会知道的。她要从周一晚上开始读这本书，也就是圣诞节的后一天，阿诺德正好在那天去开会，她会用三个晚上将这本书读完。

第一夜

月光如水，洒在庭院的每一个角落。老槐树的影子，被月光拉长，投在斑驳的石阶上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，那是大地在沉睡中散发出的气息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，打破了夜的宁静。月光如水，洒在庭院的每一个角落。老槐树的影子，被月光拉长，投在斑驳的石阶上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，那是大地在沉睡中散发出的气息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，打破了夜的宁静。

月光如水，洒在庭院的每一个角落。老槐树的影子，被月光拉长，投在斑驳的石阶上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，那是大地在沉睡中散发出的气息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，打破了夜的宁静。月光如水，洒在庭院的每一个角落。老槐树的影子，被月光拉长，投在斑驳的石阶上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，那是大地在沉睡中散发出的气息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，打破了夜的宁静。

—

那天晚上，苏珊·莫罗坐下来准备读爱德华的书稿，突然，恐惧像子弹一样击中了她。它来势汹汹，转瞬即逝，只留给她一阵莫名的战栗。危险、威胁、灾难，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感觉。她试图重新拾起自己之前的思绪，回想着厨房、平底锅、各种厨具和洗洁精。随后，她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平复着喘息，刚刚就是在这里，恐惧突然袭来。多萝西、亨利和亨利的朋友麦克正在书房的地板上玩大富翁。他们邀请她一起玩，但她拒绝了。

圣诞树还立在那里，壁炉架上放着贺卡，沙发上散落着玩具、衣服和餐巾纸，一片混乱。奥黑尔机场的嘈杂声被这座房子隔绝在外，阿诺德现在已经到纽约了。苏珊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让她惊恐不安，所以索性不想了，她把腿搭在咖啡桌上，呼了口气，擦了擦眼镜。

忧虑仍然在她的脑海中萦绕，超越了她所能解释的范畴。她觉得自己可能是在担心阿诺德去纽约的行程——如果这就是她担忧的全部内容。这种感觉就好像末日降临，她却找不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。他乘坐的飞机可能会撞上其他飞机——但这不会发生。此次

会议看来也一切顺利。人们会认出他的脸，或者通过他胸卡上的名字认出他。像往常一样被赞许包围，他会发现自己是如此与众不同，因而心情大好。如果雪松堂研究院的面试没有什么结果，她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万一面试顺利，他们将有可能搬到华盛顿，开始全新的生活。他现在应该和同事还有老朋友们在一起，她应该信任这些人。也许她只是累了。

她还是把爱德华的小说一推再推。她读篇幅短的东西，报纸、杂志、填字游戏。不知是手稿在抗拒，还是她自己在抗拒，她害怕一旦开始阅读，就会忘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，尽管她并不清楚那是什么。这份书稿那么重、那么长。所有的书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抗拒她，因为读书会花很长时间。书籍会掩埋她当时的所思所想，有时则是永远封存。读书的时候，她会变得与平时截然不同。这本书对她的影响尤为巨大，因为爱德华会重新进入她的生活，带来新的干扰，而且这干扰并不是思想上的。他是个危险人物，现在他要卸下他的所思所想，还有他记忆中的“炸弹”。别在意。如果她记不起自己的烦恼，这本书也许会粉饰太平，使她爱不释手。她打开放书稿的盒子，凝视着题目——“夜行动物”。她仿佛从一条隧道进入了动物园，看到暗紫色灯光照射下的玻璃箱子，里面怪模怪样的小动物忙碌个不停，它们长着巨大的耳朵和眼睛，白天就是它们的夜晚。来吧，开始读。

夜行动物 1

一个夜晚，托尼·海斯廷斯开车载着妻子劳拉和女儿海伦，在宾夕法尼亚州北部的州际公路上向东行驶。他们是去位于缅因州的别墅里度假。他们出发得晚，路上还因为换轮胎又耽误了些时间，因此必须走夜路。这是海伦的主意，在俄亥俄州东部的某处，他们吃过晚饭回到车里的时候，海伦说：“咱们今晚别找旅馆，整夜开车吧。”

“你说真的？”托尼·海斯廷斯问。

“当然，我没开玩笑。”这个建议打乱了托尼的秩序，与他的习惯很不相符。他是一位数学教授，以可靠和理智为荣。他半年前就戒烟了，但嘴里时不时会叼着烟斗以寻求安定。他对女儿这个建议的第一反应是“别傻了”，但他压下了这句话，他想做个好父亲。他认为自己是个好父亲、好老师、好丈夫。一个好人。然而他也向往牛仔和棒球选手的生活。他从没骑过马，长大以后也不再打棒球了。他并没有魁梧的身材，但他留着黑色的小胡子，而且自认为非常随和。此时，他正在度假，在公路上开夜车的自由感也征服了他，他不必再费心找地方过夜，不用盯着路边的标识找汽车旅馆，然后去前台开房间。在黑夜里自由行驶的念头使他将习惯抛诸脑后。

“你愿意在凌晨三点换我的班吗？”

“当然，爸爸，随时都可以。”

“劳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你早上不会太累吗？”

他知道，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将带来一个糟糕透顶的白天，他得硬撑着下午不睡觉，才能回到正常的作息。但他现在是个正在度假的“牛仔”，这是无所顾忌的最佳时间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走。”

他们上路了，在6月傍晚逐渐浓重的暮色中沿着州际公路蜿蜒前行，路过工业化的小城，他们开得很快，在通过弯道、越过农场中和缓的山坡时，稍稍放慢速度。夕阳在他们身后缓缓下坠，映得前方高地上农舍的窗户熠熠生辉。一家三口从未见过这样的美景，他们心醉神迷，对乡村的落日称赞不已。夕阳的余晖下，金黄的田野、翠绿的树林和房屋不断变换着色彩，就连路面的颜色也令人难以分辨——反光镜中，它是银色的，而正前方的路面则呈现出黑色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他们加了一次油。正要回到公路上时，爸爸托尼看到前方坡道的路肩上站着一个不修边幅的搭车客。他加大了油门。搭车客举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带我去班戈”。

女儿海伦在他耳边叫了起来：“爸爸，他要去班戈。咱们捎他一段吧。”

托尼·海斯廷斯加快了车速。搭车客裸着上身套了一条工装裤，留着长长的黄胡子，头上绑着一个发带。车子驶过的时候，他看了托尼一眼。

“哦，爸爸。”

托尼转过身看后方的路，准备倒回公路上。

“他要去班戈。”海伦说。

“你愿意接下来 12 个小时都与他坐在一起吗？”

“你从来不载搭车客。”

“那都是陌生人。”他说。他想警告海伦世界不无危险，但这话听起来太道貌岸然。

“有些人不像咱们这么幸运，”海伦说，“对他们视而不见，你不觉得愧疚吗？”

“愧疚？我可不会。”

“咱们有车，车里还有地方。我们去的是同一个方向。”

“得了，海伦。”劳拉开口了，“别天真了。”

“我就有朋友是靠搭车从学校回家的。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么想，他们该怎么办？”

一阵短暂的沉默。海伦说：“那个人还不错，从他的样子就能看出来，他完全是个好人。”

托尼回想起那个人衣衫褴褛的样子，觉得很滑稽。他问女儿：“你是说刚才那个想用手枪爆我头的人吗？”

“爸爸！”

他在渐浓的暮色中感受着自己的野性，还有对未知的探索欲。

“他举着牌子，”海伦说，“这是他的礼节，他这样做考虑得很周到。他还背着吉他呢，你注意到他的吉他没？”

“那不是吉他，是把机关枪，”托尼说，“恶棍们总是把他们的机关枪放在乐器盒里，这样人们就会误以为他们是音乐家。”